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選舉制度為何變遷？理論與檢證

Why Did Electoral Systems Change? Theories and Verifications

doi:10.30390/ISC.201509_54(3).0001

問題與研究, 54(3), 2015

Issues & Studies, 54(3), 2015

作者/Author：林繼文(Jih-Wen Lin)

頁數/Page：1-2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9_54\(3\).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9_54(3).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選舉制度為何變遷？理論與檢證

林 繼 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選舉制度影響政黨體系，是廣為人知的因果推論。依此邏輯，若以政黨體系為因，以選舉制度的變化為果，即產生內生性的選制變遷理論。然而，某些研究者仍認為選制變革起於和政黨體系無關的外生因素。本文主張，選制變遷是否受到政黨體系的影響，取決於選制的種類。第一，有利大黨的多數決選制如果始終未出現一黨過半，則國會屬於多黨制，有可能因為小黨組成多數聯盟而改採比例性選制。尤其當現狀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時，可能因為小黨的議席多來自政黨名單，而比代表區域主義的多數決選制更容易導致變遷。在此情況下，多黨制和多數決選制的變化有關。第二，有利於多黨制的比例性選制如果產生一黨過半，則小黨即便結盟也不能掌握多數，過半政黨也欠缺改變選制的誘因；如果比例性選制產生多黨制，則只有在席次分布差距很大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政黨結盟改採多數決選制；此時政黨體系的影響力不若外生因素。根據這樣的理論推演，本文檢測最新的全球選制資料庫，得到以下的發現。第一，在多數決選制下，「無黨過半」的確是影響選制變遷的重要變項；對比例性選制的變遷而言，政黨體系的顯著性遠低於外生因素。第二，比例性選制幾乎都產生多黨制，欠缺變遷的動能，而多數決選制也包含了一定數量的多黨制，所以變遷率高於比例性選制。這些發現釐清了相關理論的爭辯：多數決選制的變遷較易受到政黨體系的影響，而比例性選制的變遷則受制於外生因素較多。

關鍵詞：選舉制度，政黨體系，選制變革，內生變因，杜弗傑法則

* * *

壹、選舉制度和政黨體系的因果關係

選舉制度（以下簡稱為選制）影響政黨體系，是眾所周知的因果推論。早在 50 年前，法國學者 Maurice Duverger（以下簡稱杜弗傑，以符合慣用法）就指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single-member simple plurality system，或稱 first past the post）能促成兩黨制，而單一選區兩輪投票制（two-ballet system，又稱 two-round system）和政黨

名單比例代表制 (party-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有利多黨制。^①杜弗傑認為，這種因果關係來自機械效應 (mechanical effect) 和心理效應 (psychological effect)：前者是指不同選制的當選門檻有差異，後者是說選民會隨著當選門檻的高低而決定是否犧牲某些候選人或政黨。^②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為例，因為只有一人可以當選，所以選民會將選票集中在前兩名的候選人上，以避免浪費選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當選門檻低，選民無須集中選票在兩大黨上，所以容易形成多黨制。杜弗傑的假說不但有清楚的因果機制，也符合理性選擇的假定：選民為了極大化選票的效用，間接對政黨體系產生影響。William Riker 因此把杜弗傑假說當成政治科學的範例，探討如何透過經驗研究來修正這個假說，而此一假說也的確對政治科學產生深遠的影響。^③

杜弗傑假說，有這樣的潛在意涵：如果選制符合國會政黨的利益，國會政黨就會保護既有選制。^④是否如此，Joseph M. Colomer 提供了另一種解讀：選制和政黨體系的確有相關性，但杜弗傑法則把因果關係弄反了 (Duverger's law upside down)。他以理論模型和 87 個國家的選舉資料庫，顯示選制是既存的政黨所選擇，所以多黨制會選

註① 關於選制的分類，請見第參節。

註② 請參閱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63), p. 248.

註③ 所謂杜弗傑法則，或稱「社會學法則」(the sociological law)，是針對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而言。「杜弗傑假說」(Duvergerian hypotheses)，則包括比例代表制和兩輪投票制。本文以「假說」來通稱杜弗傑對於選制後果所提出的命題。有關 Riker 的評論，請參閱 William Riker,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1982), pp. 754~756 以及 Bernard Grofman, André Blais, and Shaun Bowler, *Duverger's Law of Plurality Voting* (New York: Springer, 2009) 的評論。Riker 認為，杜弗傑所提的「心理效應」，假設選民期待選票能影響選舉結果，但這種影響力應該極低，使投票成本高於效益，所以難以解釋策略投票。Riker 認為，選民投票是基於偏好而非選票效用，而政治菁英的獻金則是促成兩黨制的重要原因。這個論點是否能修正杜弗傑假說，仍有討論的空間。依照 Riker 的邏輯，若將投票視為對稱賽局，則在他人投票的狀況下，投票的成本大於效益，所以應該不會去投票。可是這種狀況並非均衡：如果所有人都這樣計算，將導致投票率為 0；此時，任何一人投票都可主導全局。但這也不是均衡：依此理，投票率應會增加，但這又會降低每票對最後結果的影響。所以，最後的投票率是混合策略的均衡。至於政治菁英的操作，通常會以能勝選的政黨為對象，但這是另一個變項，而非對心理效應的否證。關於投票效益的討論，另一篇重要的文獻是 William H. Riker and Peter C. Ordeshook,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 1 (1968), pp. 25~42.

註④ 例如，如果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有利兩黨制，那麼兩黨就會阻礙小黨進入國會；如果比例代表制有助於小黨贏得議席，小黨就會反對大黨壟斷議席。但仍有著作質疑杜弗傑假說對於政黨體系的預測，例如加拿大或印度。出現這些反例，可能是因為選區的有效候選人不見得等同於全國的有效政黨數。關於加拿大的例子，請參閱 André Blais, *To Keep or To Change First Past The Post?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關於印度的例子，請參閱 Adam Ziegfeld,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Explaining the Rise of Regio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Ind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5, No. 1 (2012), pp. 69~87.

擇比例代表制；大黨若能支配國會，則傾向於選擇多數決選制。^⑤ Colomer 的解釋有其道理，但不見得有悖於杜弗傑假說。例如，某政黨之所以選擇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可能正因為此一選制有利兩黨制的形成。要讓兩派意見對話，可以進行兩項工作。第一，政黨選擇對其有利的選制，可能正是因為選制會保護特定的政黨體系，所以選制和政黨體系互為因果。第二，我們可以將杜弗傑假說視為機率的型態。杜弗傑在陳述他的假說時，本來就用了機率式的陳述。這表示，杜弗傑的假說雖有解釋力，但不能排除某些例外。這些例外的比例雖低，但從歷史和全球的框架來看，卻也累積了一定的數量。這些預期之外的政黨體系是否會改採對其有利的選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示 Colomer 的理論是合理的，但若新選制所造成的政黨體系符合杜弗傑假說的預期，也證成了這個假說的有效性。簡言之，政黨體系成為選制變遷的「內生變因」(endogenous factor)。

將選制變遷歸因於政黨抉擇的「內生論」，可能引發一些爭論。懷疑者認為影響選制變遷的因素複雜，和政黨體系不見得有關，選制改革者的訊息也可能不足，制約了變遷的路徑。我們可將這種看法稱為「外生性」(exogenous) 理論。^⑥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兩派有關選制變遷的理論：^⑦

- 一、內生論：原本作為選制後果的政黨體系，成為改變選制的主因。
- 二、外生論：選制變遷成因複雜，沒有固定範圍，和政黨體系也沒有直接關連。

「內生論」以機率式來顯現杜弗傑假說，並以該假說預期之外的政黨體系來解釋選制變遷。就「外生論」而言，影響選制變遷的成因沒有固定範圍，只能歸納可能的原因。對這兩派選制變遷理論的驗證，涉及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的長處在於重視選

註⑤ 事實上，Colomer 並非這個說法的原創者。根據 Taagepera 與 Shugart 的研究，Lakeman 與 Lambert、Grumm 和 Lakeman 都曾指出，單一選區制下的多黨化，是形成選制轉變成比例代表制的主因。研究選制和社會分歧的先驅者 Rokkan 也認為，既有政黨在 20 世紀初受到新興勞工階級的威脅，才將選制改為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關於上述討論，請參閱 Josep M. Colomer,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247; Rein Taagepera and Matthew S. Shugart, *Seats & Votes: The Effects &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48; Enid Lakeman and James D. Lambert, *Voting in Democracies: A Study of Majority and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5); John G. Grumm, "Theories of Electoral System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58), pp. 357-376; Enid Lakeman, "The Case fo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Arend Lijphart and Bernard Grofman, eds., *Choosing an Electoral System: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41-52; Stein Rokka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0), pp. 157-158.

註⑥ 請參閱 Gideon Rahat,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1990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ss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6, No. 4 (2004), pp. 461-479; Alan Renwick,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Changing the Rul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⑦ Colomer 和杜弗傑的理論處理實然面的問題。關於應然面的選制改革，請參閱 Pippa Norris, "Choosing Electoral Systems: Proportional, Majoritarian and Mixed Syste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8, No. 3 (1997), pp. 310-311.

制變遷的細節，但受限於個案數目，不容易得出具有理論意涵的通則。比較研究法擴大了個案數，可以同時顧及細節和理論意義，但必須進行一些簡化。本文的重點之一，在於以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來檢證以先進民主國家為基準的選制變遷理論，所以範圍較廣，但也可能會有誤差。面對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盡量擴展個案的數目，將誤差視為統計模型上的殘差值，並觀察哪些變項可以橫跨大量的資料而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基於這個考慮，本文的實證研究，是以最新的全球選制資料庫為對象。實證分析將顯示，在多數決選制下，如果沒有政黨掌握國會多數席次，選制變遷的機率的確相當高，而比例性選制的變革主要受到外生因素的影響，和政黨體系沒有直接關係；比例性選制通常產生不利選制變革的多黨制，而多數決選制下的政黨數分布相當偏斜，所以多數決選制的變遷率高於比例性選制。這些發現，釐清了相關研究的爭辯：選制變遷究竟起於內生因素還是外生因素，和選制本身有關。

次節先檢討相關文獻，探討既有研究如何分析不同的選制變遷模式。爲了要讓理論推演更細緻化，第參節先處理選制分類的問題，並定義什麼是多數決選制和比例性選制。第肆、伍節將主要變項操作化，並進行假設檢證。結論部分，會說明如何根據本文的發現進行個案研究，以彌補量化研究所忽視的細節。

貳、選制變遷的相關研究

選制並不容易改變。^⑧檢視相關文獻，也可以發現研究選制後果的多，探討選制變遷成因的少。這種現象，和杜弗傑的假說有關。由於該假說意涵選制的穩定性，政黨體系可視為選制的均衡後果。^⑨這個看法，很接近「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制度要長久運作，才能累積足夠的證據顯現其後果。在「選制不變」的假設下，有些學者更進一步地根據應選名額、選區數目、有效當選門檻 (effective threshold)、議會規模甚至社會分歧等相關因素來解釋選制在各層面上的影響。^⑩由

註^⑧ 請參閱 Dieter Nohlen, "Changes and Choices in Electoral Systems," in Arend Lijphart and Bernard Grofman, eds., *Choosing an Electoral System: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217-218.

註^⑨ 請參閱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1945-8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 (1990), pp. 481-496; Rein Taagepera, *Predicting Party Sizes: The Logic of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⑩ 關於應選名額因素，請參閱 Kenneth Benoit, "District Magnitude, Electoral Formula,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9 (2001), p. 203。關於議會規模因素，請參閱 Rein Taagepera and John Enschedé,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Largest Seat Share," *Electoral Studies*, Vol. 25, No. 4 (2006), p. 761。關於社會分歧因素，請參閱 Octavio Amorim Neto and Gary W. Cox,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1 (1997), pp. 149-174.

此，學者認為選制影響政黨的大小以及競選策略；^⑪更有研究者認為，杜弗傑假說不僅能解釋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下的政黨體系，也可以用在其他的選制，例如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單記可讓渡投票制（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排序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乃至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⑫這些研究不但聯繫了政黨體系和選制的關係，更大大拓展了選制研究的範圍。

即便選制是穩定的，但若把杜弗傑假說看成機率的形式，例外就可能引發變遷。當觀察值變多時，選制變遷的個案數目將隨之上升，解釋的必要性也相對提高。對前述的「內生論」而言，選制所塑造的政黨體系，不見得都包含想維持既有選制的政黨，有些政黨甚至可能組成聯盟來改變選制。那麼，什麼樣的政黨會想改變選制？按常理，政黨越大（小），越支持多數決選制（比例性選制）。^⑬ Boix 從這個角度，發展出政黨對選制偏好的動態理論：在多數決選制下，形式上為兩黨制的國家若面對強敵挑戰，有可能增加選制的比例性以防止席次喪失，但如果新政黨還不足以與其抗爭，則會維持原制以防杜新政黨獲取席次。^⑭不論是 Colomer 還是 Boix，都是從政黨的角度出發，以席次極大化來解釋選制的偏好和變遷。

選制變遷的外生論，如何看待「政黨席次極大化」的假定？以下先說明外生論的要旨，再談內生論如何處理前者的疑問。^⑮在瞭解爭議所在後，即可思考如何修正和檢

註⑪ 有關政黨大小如何影響選制偏好，請參閱 Rekba Diwakar, "Duverger's Law and the Size of the Indian Party System," *Party Politics*, Vol. 13, No. 5 (2007), pp. 539-540; Rein Taagepera, *Predicting Party Sizes: The Logic of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關於競選策略，請參閱 Gary W. Cox,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 (1990), pp. 903-935; John M. Carey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Vol. 14, No. 4 (1995), pp. 424-432; Bernard Grofman, "Comparisons among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4 (2005), pp. 737-738.

註⑫ 關於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請參照 Bernard Grofman,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關於單記可讓渡投票制，請參照 Shaun Bowler and Bernard Grofman, *Elections in Australia, Ireland, and Malta under the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Reflections on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關於排序投票制，請參照 Donald Horowitz, "The Alternative Vote and Interethnic Moderation: A Reply to Fraenkel and Grofman," *Public Choice*, Vol. 121, No. 3/4 (2004), pp. 507-516。關於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請參照 Arkadii Slinko and Shaun Whit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Strategic Voter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2, No. 3 (2010), pp. 301-332.

註⑬ 請參照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nneth Benoit and Jacqueline Hayd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ersistence: The Evolution of Poland's Electoral System, 1989-2001,"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pp. 396-427; Josep M. Colomer,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Choice*, p. 3.

註⑭ 請參閱 Carles Boix,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Choice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1999), pp. 609-624.

註⑮ 有關研究選制變遷的方法論，請參閱 Gideon Rahat,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1990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ssons", 以及 Alan Renwick,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Changing the Rules of Democracy*.

證這些理論。

第一，變遷外生論重視實際發生的選制變革過程，認為選制變遷常源自和政黨體系沒有直接關連的因素，例如歷史、族群分歧、地域主義、公民投票、憲政規則、國際壓力、學習效應乃至既有選制的失靈等。^⑯對此派論者而言，不同行動者的偏好互異，對選制有認知上的限制，也使「政黨席次極大化」的假定看來太單純。^⑰我們不難想像，此派學者對歷史細節的重視，超過對一般理論的興趣。

第二，針對這些疑問，內生論者可能有這樣的回應。首先，內生論者不一定都假定有關政黨席次分配的訊息是均等分布的。如果黨內有某些人掌握較充分的訊息，即可傳遞給其他同志。^⑱再者，觀察值的大小也很重要。如果研究者僅針對單一國家作個案研究，的確可能發現不少和政黨體系無關的因素。但內生論者不見得都以少數國家為案例，而各國的外生因素可能也不盡相同，所以可以用增加觀察值的方法，查考政黨體系是否在各國都是影響選制變遷的重要變項。^⑲建構選制的資料庫，就是增加觀察值的常見方法。^⑳

第三，另一種回應外生論的方法，是指出政黨和選制改革交易成本的關係。政黨是政治運作的核心，而外生因素常會增加選制改革的交易成本，所以外生因素越多，選制就越不容易改變，但也越容易在改革發生時顯現政黨的作用。^㉑舉例而言，某些國家規定，選制改革如果要成案，需要國會超多數支持或兩院皆同意，所以單有國會過半的贊成尚不足以變更選制；對某些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政黨制度化的程度低，或有

註⑯ 請參考 Kenneth Benoit,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in Electoral Studies: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of Duverger's Mechanical Effect,"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1 (2002), p. 38.

註⑰ 例如，Rahat 就認為理性選擇途徑不能解釋以色列在 1990 年代的選制改革，請參閱 Gideon Rahat,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1990s," pp. 471-475。其中的關鍵問題，在於對選制的認知。游清鑫發現臺灣選民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認知不高，但隨著投票時間的接近而提升，請參閱游清鑫，「初體驗與粗體驗：臺灣民眾對立委新選制的認知、參與及評價」，*選舉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12 年 5 月），頁 1-32。

註⑱ 請參閱 Josep M. Colomer, "It'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 Systems (or, Duverger's Laws Upside Down),"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1 (2005), p. 8.

註⑲ 一般而言，樣本平均值的變異量會隨樣本觀察值的增加而下降，所以即便是個案研究，也應該注意觀察值的多寡，請參閱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0.

註⑳ 請參閱 Monique Leyenaar and Reuven Y. Hazan, "Reconceptualising Electoral Refor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No. (2011), p. 448.

註㉑ 關於外生因素和交易成本，請參閱 Patrick Dunleavy and Helen Margetts,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6, No. 1 (1995), pp. 17-24。在外生因素中，公民投票是少數可以加速選制變革的手段。紐西蘭就是透過公民投票，在 1993 年直接將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改為聯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請參閱 Jack Vowles,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6, No. 1 (1995), pp. 95-115; Michael Gallagher,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1996," *Party Politics*, Vol. 4, No. 2 (1998), pp. 203-228; Takayuki Sakamoto, "Explaining Electoral Reform: Japan Versus Italy and New Zealand," *Party Politics*, Vol. 5, No. 4 (1999), pp. 419-438.

較多的地域衝突，也可能阻礙選制的變革。在這些例子中，「表決多數」、「低政黨制度化」和「地域衝突」都是外生因素，通常會讓現狀更難改變，但選制一旦改革，就可能顯現政黨體系的作用。

到底哪種說法成立，需要實證檢驗。如果檢證的結果可以幫助我們修改理論，這種理論可稱為理論模型 (theoretical model)。理論模型的目的，在於藉由一套假定來推論因果機制，以幫助我們詮釋實證研究的發現，並藉著誤差值來修改理論假定。在建構選制變遷的理論模型時，可以假定政黨以極大化席次為目的，然後推論政黨在什麼情況下會對選制變遷有影響，什麼情況下不會有影響；對於後者，我們可以設定某些外生因素，並判別此種情況的發生機率。

建構理論模型的目的既然在於接受檢證，即應注意資料的範圍，以降低命題的偏誤。就既有文獻來看，Colomer 的資料庫包含 87 國的 219 次選舉，Boix 乃以 23 個民主國家的 32 個選舉法規為分析單位，^② Lijphart 將範圍限於 27 個民主國家，^③ Renwick 更只挑選 4 個先進民主國家作為比較案例。^④這些國家的民主化程度雖高，卻並非全球各國的典型；其選制變遷是否具有代表性，也仍待檢證。^⑤將範圍擴及其他國家不僅能增加觀察值的數量，還有幾個好處：一、近 30 多年的資料，包含誕生於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中的國家，使我們能將新國家的選制變遷經驗和經典理論對比；^⑥二、新興民主國家施行競爭性選舉的日程較短，甚至可能還在實驗某些新的選制，而這些經驗可以和成熟民主國家的早期經驗相互比較；三、某些國家雖有選舉，但仍處於威權體制，使我們得以觀察這些國家的領袖是否偏好特定的選制。本文採取 IPU PARLINE 資料庫對選制的定義。在這筆資料庫中，扣掉資料不全或無法歸類的國家或選舉，總共包含 170 個國家和 907 次國會選舉，平均每國 5.34 次。這些數據顯示，本文所要運用的資料庫，觀察值高於既有文獻，樣本也較無區域限制。國會選舉的結果是否可信，可能因民主化程度而有別；本文採取的方法，是將國家自由度和民主化程度列為自變項，所以每個係數都是控制其他變項之後所得的估計值。自由度和民主化程度是否影響選舉，可以從這兩個變項的係數看出。

本節檢視兩派選制變遷的文獻，並推演理論模型。模型假定政黨以極大化席次為目標，但並不認定政黨體系就是解釋選制變遷的主要變項。重點在於解析政黨在什麼時機可以組成改變選制的聯盟，什麼時機不行，且讓選制變遷受到外生因素的影響。

註② 請參閱 Carles Boix,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註③ 請參閱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④ 請參閱 Alan Renwick,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註⑤ 以西歐為主的選樣，也使許多研究高度集中在多數決選制轉為比例代表制的變遷路徑上。這種路徑是否普遍存在，需要進一步的檢驗。

註⑥ 從長期的觀點來看，選制和政治菁英的利益應會相互增強，導致選制的穩定化。所以，當前仍處於大幅變動的新興民主國家，可以對照上世紀初的歐洲國家。當時歐洲因為勞工階級的興起，某些國家從單一選區制轉變為比例代表制，某些則否。關於這些國家的選擇，請參考 Carles Boix,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外生因素是無法窮盡的，但至少可以考量與選舉競爭有關的變因，例如民主政體的特性以及國會的角色等。本文也假定，威權體制的國家較易出現少數菁英操弄選制，新興民主國家較常發生離心競爭，亞洲國家較重視群體價值。為了便於建構理論模型和操作實證檢驗，下節先界定選制變遷的定義，並討論如何替選制分類。

參、選制的變遷方向與類別

選制之所以發生變遷，常常是因為既有選制不符合政黨利益。所以，要判定選制變遷的方向，就要瞭解不同選制如何影響大小政黨的席次分配。在研究選制變遷之前，要先定義選制的類別，才能瞭解什麼樣的變化算是選制變遷。但既有的選制分類，並不容易回答這些問題。一般常依投票與計票方式，將選制分為三大類：一、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以政黨得票為準分配政黨席次；二、(相對)多數決選制(plurality/majority systems)，依候選人得票高低決定當選者；三、混合制(mixed-member systems)，包含區域席次與比例代表席次，又可細分為「聯立式」和「並立式」兩類。^⑦以本文的目的而言，這種分類方式不見得看得到政黨的利益：同樣屬於多數決選制，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和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對政黨的席次分布就有很大的差異，遑論混合制中的並立式和聯立式，以及並立式混合制對於區域席次和比例席次的比重分配。

本文的目的既然在於探討政黨在選制變革中的角色，就不能完全依賴既有的分類方式，而應該根據政黨的席次率來進行區別。最明確的指標，就是當選門檻。^⑧對大黨而言，當選門檻越高(低)，越(不)容易使其獲得過半席次，所以當選門檻會影響國會政黨的結盟方式以及選制變遷的方向。排除門檻(threshold of exclusion)，是經常被提及的當選門檻。這個門檻，是指某個政黨在無法贏得任何席次時的最高得票率；換言之，政黨若能再多得一票，即可獲得席次。若假設應選名額為 m ，每位選民可投票數為 v ($1 \leq v \leq m$)，則排除門檻為 $v/(v+m)$ 。^⑨依此公式，單一選區制的 m 為 1，所以

註⑦ 請參閱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Josep M. Colomer,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Choice*; Josep M. Colomer, "It'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 Systems (or, Duverger's Laws Upside Down);"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以及王業立, *比較選舉制度* (臺北: 五南圖書, 2011年)。

註⑧ 另一種方式，是針對每次選舉各政黨所獲得的得票率和席次率，計算「比例性指標」(index of proportionality)，其定義為 $0.5|V_i - S_i|$ ，其中 V_i 和 S_i 分別代表政黨 i 的得票率與席次率。這個指標的長處在於以每次選舉為分析單位，可以累積大量資料，但缺點在於難以辨識選制在性質上的轉換。請參閱 John Loosemore and Victor J. Hanby,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Maximum Distortion: Some Analytic Expressions for Electoral Syste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4 (1971), pp. 467-477.

註⑨ 詳見 Douglas Rae, Victor Hanby, and John Loosemore, "Threshold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resholds of Exclusion: An Analytic Note on Electoral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4 (1971), pp. 479-488.

排除門檻是 $1/2$ ；全額連記法下 $m = v$ ，所以排除門檻也是 $1/2$ 。這個公式也說明，排除門檻和 m 成反比，但會隨著 v 而上升。由於排除門檻是指可能敗選的最高得票率，必然高於實際上的當選門檻，因此學者常會估算其他的當選門檻。例如 Lijphart 就提出「有效當選門檻」： $[0.5/(m+1)] + [(0.5/(2m))]$ ，其數值低於排除門檻。^⑩即便如此，排除門檻和其他當選門檻都用到應選名額，所以兩者高度相關。

當選門檻是量變項，但要能反映大小政黨的不同利益，所以也有質變項的性質。為兼顧兩者，可以用量的標準來區別質；至於要定義幾個質變項，取決於研究的課題和資料的範圍。本文的實證檢驗乃以全球選制變遷為對象，為產生跨國的共量性，應該採取最廣泛的二分法：多數決選制（majoritarian systems）和比例性選制（proportional systems）。^⑪依照前段的討論，多數決選制的排除門檻為 0.5 ，以單一選區制為主，比例性選制的排除門檻小於 0.5 ，涵蓋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和應選名額大於一但選民投票數小於應選名額的複數選區制。

表 1 顯示各種選制所歸屬的類別，其中有兩個部分需要進一步說明。第一，這是一個依據當選門檻所劃分的雙層表，最左層是以多數決選制和比例性選制進行的二分法，其下再分為第二層，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選舉制度。根據此表，選制變遷可以小到只是比例性選制或多數決選制之內的位移，也可大到第一層的變化；依照表 1 的邏輯，小幅變動不見得代表大幅變動，但第一層的變化必然伴隨著第二層的變化。^⑫第二，二分法雖然可以涵蓋大部分的選制，但難免有所疏漏，其中最複雜的是混合制。在混合制中，聯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 MMP）乃以政黨得票來分配席次，應歸於比例性選制；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的區域席次和比例代表席次分開計算，的確可能發生最大黨不能得到過半席次的可能。某些人將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視為多數決選制，是因為此制的區域選舉的確有利大黨。本文也將「單一選區席次至少佔總席次一半」的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視為多數決選制，但主要理由在於假設檢定。說明如下：

註⑩ 請參閱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p. 27.

註⑪ 如果不進行這樣的二分法，可能會使小規模變動（例如複數選區下單記法和限制連記法間的轉變）等同於更高層性質轉變的狀態。其實 Lijphart 和 Colomer 也將選制二分為「多數決選制」和「比例代表制」兩類，但涵蓋的選制有限，所以本文未採用他們的分類。再者，既有選制分類多以投票和記票方式為基準，本文則以當選門檻進行劃分，兩者的性質不同。請參閱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以及 Josep M. Colomer, "It'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 Systems (or, Duverger's Laws Upside Down)."

註⑫ 「選制變動」的定義，涉及分析層次的選擇。我們可以依據研究議題，決定第二層的轉變是否可定義為選制變動。蘇子喬、王業立即認為，泰國在全額連記制和單一選區兩票制間的移動，屬於選制變遷。就該文作者所要探討的問題（亦即混合式選制的廢棄與否）來看，這樣的定義當然不會有問題。但這也表示，我們可以根據研究範圍或主題來調整變遷的定義。請參閱蘇子喬、王業立，「為何廢棄混合式選制？——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1-81。

表 1 由當選門檻所區別的選舉制度

第一層	第二層
多數決選制 (當選門檻有利於 大黨取得過半席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單一選區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first past the post, FPTP): 應選名額一, 得票最高者當選。 2. 多(兩)輪投票 (two round system, TRS): 若無人得票過半則舉行下一輪投票, 直至有人當選 (通常前兩名參選, 舉行兩輪投票)。 3. 絕對多數 (absolute majority, AM): 需得多數才能當選; 無兩輪投票。 4. 排序投票 (alternative vote, AV): 選民依偏好將候選人排序, 若無人過半, 則排除被最少人列為第一順位之候選人並將其選票依排序加給其他候選人, 直到有人得到過半選票。 • 波達法 (Borda count, BC): 選民將候選人排序, 依次給予不同分數, 總分最高者當選。 • 全額連記複數選區制 (block vote, BV): 選民投票數等於選區席次, 以得票高低補滿應選名額。 • 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 席次分為區域與比例代表兩部分, 區域席次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或多(兩)輪投票選出, 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席次分開計算; 單一選區席次至少應占總席次之一半。
比例性選制 (當選門檻不利於 大黨取得過半席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聯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 MMP): 席次分為區域與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兩部分, 區域席次以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或多(兩)輪投票選出, 政黨總席次以政黨票為計算基準, 單一選區最高票必為勝選者。 • 部分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 區域選區席次不到總席次一半, 或採取複數選區。 • 複數選區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限制連記法 (limited vote, LV): 選民投票數小於選區席次, 以得票高低補滿應選名額。 2.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通常為複數選區, 每位選民投一票給候選人, 候選人所得選票不得轉讓, 以得票高低補滿應選名額。 3. 單記可讓渡投票制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STV): 複數選區, 選民依偏好將候選人排序後, 計算到達當選門檻的候選人, 將當選者超過當選門檻所需之選票依序分給其他候選人, 直到補滿應選名額為止。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以政黨的開放式或封閉式名單得票率為準, 依據最大平均數法或最大餘數法分配席次。

資料來源：由 IPU PARLINE 所定義的選舉制度整理。

表 2 根據表 1 的定義, 列出曾在 1978 年到 2012 年經歷選制變遷的國家, 其中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和多黨制並存的比例, 高於和一黨過半並存的比例。這讓我們可以根據以下的方法來進行實證檢驗: 本文希望將該選制歸為對假設檢定較為不利的類別時, 仍能顯現假設的有效性。換言之, 如果將此種選制歸為對假設檢定較為有利的類別, 則假設的有效性可能來自歸類, 而非假設本身。何以如此? 從以下針對各種可能性的分析可知, 將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歸為比例性選制, 有可能增加符合假設的案例。

- 一、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 而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是變遷的結果。由於後者多屬多黨制, 正好可以檢證本文的主要假設: 「當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 無黨過半的變遷率高於一黨過半」(詳下節)。
- 二、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 而現狀是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由於後者被歸類為比例性選制, 故不屬於此類變遷。
- 三、比例性選制轉變為多數決選制, 而現狀是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如果假設是

「此種變遷不會發生在一黨過半時」，則符合假設的資料將會增加。如果假設是「變遷起於外生因素」，則此一選制不應造成解釋力的大幅變動。

四、比例性選制轉變為多數決選制，而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為變遷後果。此時，此一選制應屬未變遷組。

表 2 選制變遷的國家，1978~2012

變遷模式	國家	變遷前	變遷後	首次使用新選制年度
多數決選制之內	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 (Nepal)	FPTP	MMM	2008
	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stan)	TRS	MMM	2000
	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stan)	MMM	TRS	2005
	亞塞拜然共和國 (Azerbaijan)	MMM	FPTP	2005
	東加王國 (Tonga)	BV	FPTP	2010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Albania)	TRS	MMM	1997
	哈薩克共和國 (Kazakhstan)	MMM	TRS	1995
	哈薩克共和國 (Kazakhstan)	TRS	MMM	1999
	埃及阿拉伯共和國 (Egypt)	BV	MMM	2011
	泰國 (Thailand)	BV	MMM	2001
	泰國 (Thailand)	MMM	BV+PR	2007
	烏克蘭 (Ukraine)	FPTP	MMM	1998
	馬其頓共和國 (Macedonia)	TRS	MMM	1998
	斐濟共和國 (Fiji)	BV	AV	1999
	塔吉克共和國 (Tajikistan)	TRS	MMM	2000
	蒙古國 (Mongolia)	TRS	BV	1992
	蒙古國 (Mongolia)	BV	TRS	1996
	蒙古國 (Mongolia)	TRS	BV	2008
	摩納哥侯國 (Monaco)	TRS	MMM	2003
	緬甸聯邦共和國 (Burma)	AM	TRS	2010
從多數決選制到比例性選制	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Pakistan)	FPTP	PR	2002
	伊拉克共和國 (Iraq)	BV	PR	2005
	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stan)	TRS	PR	2007
	多哥共和國 (Togo)	TRS	PR	1999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Croatia)	MMM	PR	2000
	法蘭西共和國 (France)	TRS	PR	1986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Albania)	MMM	PR	2009
	俄羅斯聯邦 (Russia)	MMM	PR	2007
	保加利亞共和國 (Bulgaria)	MMM	PR	1991
	哈薩克共和國 (Kazakhstan)	MMM	PR	2007
	約旦哈希米王國 (Jordan)	BV	SNTV	1997
	烏克蘭 (Ukraine)	MMM	PR	2006
	紐西蘭 (New Zealand)	FPTP	MMP	1996

(續後頁)

(續前頁)

變遷模式	國家	變遷前	變遷後	首次使用新選制年度
從多數決選制到比例性選制	馬其頓共和國 (Macedonia)	MMM	PR	2002
	菲律賓共和國 (Philippines)	BV	MMP	1998
	義大利共和國 (Italy)	MMM	PR	2006
	摩洛哥王國 (Morocco)	FPTP	PR	1997
	賴索托王國 (Lesotho)	FPTP	MMP	2002
從比例性選制到多數決選制	中華民國 (臺灣)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NTV	MMM	2008
	日本 (Japan)	SNTV	MMM	1996
	委內瑞拉共和國 (Venezuela)	MMP	MMM	2010
	法蘭西共和國 (France)	PR	TRS	1988
	馬達加斯加共和國 (Madagascar)	PR	MMM	1998
	獅子山共和國 (Sierra Leone)	PR	FPTP	2007
	義大利共和國 (Italy)	PR	MMM	1994
在比例性選制內	委內瑞拉共和國 (Venezuela)	PR	MMP	1993
	玻利維亞 (Bolivia)	PR	MMP	1997
	突尼西亞共和國 (Tunisia)	MMP	PR	2011
	羅馬尼亞 (Romania)	PR	MMP	2008

資料來源：根據 IPU PARLINE 資料計算。

說明：國家名稱依據中華民國外交部翻譯，在變遷模式下依筆畫順序排序。選制的中英文名稱，請參考表 1。

由此可知，將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歸類為比例性選制，對大部分的假設沒有影響，但在第 3 種狀況下有可能增加符合假設的案例。綜合以上分析，本文之所以將此選制歸類為多數決選制，一方面是為了要符合直觀，另一方面則是要顯示在對假設檢證較為不利的狀況下，仍能檢證假設的有效性。至於不符合「單一選區席次至少占總席次之一半」的並立式混合制，就應該視為比例性選制。

次節將提出主要的假設，以連結本節所述的選制變遷分類表。

肆、選制變遷的假設

選制影響國會席次分配，國會議員又多屬政黨，顯示政黨體系和選制變遷有關。就政黨的偏好來看，因為選制和政黨的大小有關，所以變遷也應依選制是否對大黨有利，分兩個方向觀察。前節已經說明選制變遷和選制類型的關係，指出多數決選制的變遷和政黨體系有關，而比例性選制的變遷則受到外生因素的影響較大。作為自變項，外生因素難以窮盡，但選舉有可能導致政黨席次的重分配甚至政黨輪替，我們至少可以根據「政黨席次極大化」的假定，思考與其有關的自變項。以下提出本文採用的自變項，以及能否從選制變遷的理論推得特定變項的相關性和影響方向。

第一，是威權政體。本文採取 Freedom House 的「非自由」(not free) 來判定政體是否為威權，所以在變項操作上稱威權政體為「非自由國家」。我們可以延伸 Boix (1999) 的理論而得到以下的推論：如果挑戰者尚不足以與威權政黨抗爭，則多數決

選制可以防杜新政黨獲取席次，所以較受執政者歡迎。³³就此變項的相關性而言，可以比較（半）自由與非自由國家。首先，假設現狀是多數決選制。以非自由國家而言，執政者除了偏好多數決選制，應該也不樂見選制變遷。³⁴但理論模型已顯示，就（半）自由國家而言，一黨過半也是阻礙多數決選制轉變的重要原因。所以，多數決選制下的一黨過半，不論在（半）自由國家與非自由國家下都不利選制變遷，所以統計上的顯著性較弱。其次，如果現狀是比例性選制，非自由國家可能藉著轉變為多數決選制來鞏固權力，但其顯著性取決於其他變項是否出現類似的情況。

第二，是新興民主國家。本文以 Freedom House 的指標為判定標準。新興民主國家，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中建立民主體制，其中有許多是半自由和自由的國家，所以和非自由國家不同。³⁵所謂「非新興民主國家」，包含非民主國家、先進民主國家以及曾遭遇民主倒退的國家。兩相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有以下的特性。首先，和非民主國家相比，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對於政權重組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先進民主國家相比，新興民主國家的市民社會較弱，選舉往往成為決定政策方向的主要依據。此外，新興民主國家多以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為主要的憲政體制。雖然有學者指出，這些國家的總統應該和能形成總統多數的多數決選制搭配，但現實上採行比例性選制的國家相當多。³⁶就「新興民主國家」與選制變遷的相關性來看，此類國家大多欠缺能主導決策

註 33 威權政體舉行選舉，在近來受到學界的注意。對威權政體而言，選舉競爭存在一定的風險和機會。在風險方面，政治競爭如果導致國家財政的危機，容易造成威權政黨在選舉中失利，但欠缺自然資源的威權政體，比較可能透過選舉來轉型。也有研究發現，身處民主國家陣營的威權國家，比較可能透過選舉來轉型，被威權國家包圍的政權，則較難進行競爭性的選舉。無論如何，威權政體可以透過選舉來掌握更多的訊息，並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鞏固權力。請參閱 John M. Carey and Andrew Reynolds, "The Impact of Election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No. 4 (2011), pp. 36-47; Kenneth F. Gree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Single-Party Domin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 (2010), pp. 807-834;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Political Survival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2 (2008), pp. 167-197; Carles Boix,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4 (2011), pp. 809-828; Michael K. Miller,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A Formal Model of Regime Transi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5, No. 2 (2013), pp. 153-181.

註 34 我們可以用國會選舉為分析單位，觀察多數決選制與比例性選制的比重是否因國家自由度而有異。結果發現，自由與半自由國家使用兩類選制的百分比分別為 38.70 與 61.30，非自由國家百分比分別為 73.48 與 26.52。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相關性，是因為選舉的角色因自由度而有別。非自由國家通常處於一黨專政，較為偏好多數決選制，也多反對將其改變為比例性選制。對自由國家中的先進民主國家而言，選制通常呈現一定的穩定性，主要是因為已經經歷過重要的選制轉變。反觀自由與半自由中的新興民主國家，正處於意見分化、欠缺領導中心的狀況，所以比較容易從多數決選制轉為比例性選制，但卻不利相反方向的轉變。此外，自由和非自由國家的選制變遷比例雖然都不高，但非自由國家卻有可能產生威權解體，逐漸變為新興民主國家；若然，其選制變遷的可能性會開始提高，類似其他的新興民主國家。相對而言，先進民主國家的選制已達均衡狀態，較難改變。

註 35 請參閱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 2008).

註 36 請參閱 Mark P. Jones, *Electoral Law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的力量，再加上經常出現的地域或族群分歧，使其較難形成選制改革的共識。³⁷如果現狀是多數決選制，而新興民主國家又往比例性選制的方向變動，則動力應該在於多黨化，但這和非新興國家的動力一致，所以統計上的顯著性應該不強。如果現狀是比例性選制，則新興民主國家變為多數決選制的個案數應該很少；其顯著性取決於其他變項是否有同樣阻礙選制改變的原因，如果沒有，則其顯著性高。

第三，是區域特性。誠如 Reilly 所言，亞洲國家的選制變遷反映「亞洲價值」，和其他區域有明顯差異。³⁸相較於歐美對於個人自由的重視，亞洲較強調集體價值和社會連結。亞洲國家的政黨可能有較強的人治色彩，甚至產生「反政黨」的傾向，但領導亞洲選制改革的，可能正是威權時代的政黨或領袖。亞洲的選制改革者很可能以減少政黨數目為訴求，以呼應希望提升政府效能的民意。³⁹依此理，如果現狀是比例性選制，則亞洲和其他區域具有明顯的差異，應會顯現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但若現狀是多數決選制，我們尚難判定驅使亞洲國家走向比例性選制的動因，而此一動因的顯著性，取決於是否和非亞洲區域相似。

最後，是憲政體制的類型。本文以政黨是否掌握國會半數以上席次為主要自變項，隱含國會是主要的選制改革機構。然而，在某些憲政體制中，國會外的力量（例如總統）有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可以否決國會的決策。以此推論，憲政體制對於選制改革應該有所影響。簡言之，當選制變革從多數決選制走向比例性選制時，內閣制的國會直接反映多黨的選制偏好，而其他憲政體制的國家則可能出現持有相反意見的憲政機關，所以「內閣制」的影響力為正而顯著。如果選制改革是從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因為政黨體系並非顯著的動因，所以很難判定內閣制的影響力。順帶一提，「總統選舉」是另一個重要變項，但必然發生在總統制和半總統制下，和「內閣制」幾乎是反義詞，所以就不另外設定這個變項。

以上推論，是以政黨體系對選制變遷的可能影響為起點，延伸到其他面向。因為本文要比較兩種選制變遷模式，所以兩個模型會考慮同樣的變項，不論其影響方向和顯著性是否明確。需要強調的是，全球資料庫並非抽樣所得，變項在統計上的顯著性，對照的是理論上的母體（亦即假定資料為隨機抽樣所得），而非實存的母體。至於變項的影響方向，目的在於檢測是否和理論預期一致。以下的敘述以自變項 X 為例，摘要說明相關性與顯著性的三種情況：

註³⁷ 請參閱 David Brady and Jongryn Mo, "Elector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A Case Study of the 1988 Korean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4, No. 4 (1992), pp. 405-429; Shaheen Mozaffar, James R. Scarrit, and Glen Galai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Ethno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arty Systems in Africa's Emerging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3 (2003), pp. 379-390; Joel D. Barkan, Paul J. Densham, and Gerard Rushton, "Space Matters: Designing Better Electoral Systems for Emerging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4 (2006), pp. 926-939.

註³⁸ 請參閱 Benjamin Reilly, "Democratization and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re an 'Asian Model' of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1 (2007), p. 1366.

註³⁹ 請參閱 Allen Hicken and Erik Martinez Kuhonta, "Shadows From the Pas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2011), pp. 572-597.

- 一、從政黨角度出發，推得變項 X 的影響方向和非 X 不同，所以 X 具有明確的影響方向和統計上的顯著性；
- 二、從政黨角度出發推得變項 X 的影響方向，但因和非 X 類似，所以統計上的顯著性不強；
- 三、無法從理論推得明確的影響方向。

整理前述分析後，得出本文的主要假設如下。

假設一：當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時，「無黨過半」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非自由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的顯著性弱，「亞洲國家」的影響力無法從理論推得，「內閣制」的影響力為正且顯著。

假設二：當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時，「無黨過半」的顯著性弱，「非自由國家」的顯著性無法從理論推得，「新興民主國家」的影響力為負，若其他變項欠缺類似影響力時顯著性高，「亞洲國家」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內閣制」的影響力無法從理論推得。

假設三：如果絕大多數的比例性選制產生多黨制，但多數決選制會造成一定比重的多黨制，則後者的變遷率高於前者。

假設四：當多數決選制轉變為比例性選制，選制轉變前後皆為多黨制，兩者差異不大；當比例性選制轉變為多數決選制，有效政黨數在選制轉變後應該變少，產生較為明顯的差異。

在這些假設中，假設三延伸自前兩個假設。既然多數決選制的變遷條件是多黨制，而比例性選制原本就以多黨制為主，前者的變遷率應該比較高。再者，假設三、四涉及政黨數，我們將以「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當作主要變項。其中假設四的目的，在於重新檢視杜弗傑假說。如果有效政黨數在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後明顯減少，就反映出杜弗傑假說的核心論證。

在進入實證分析前，還需要說明兩個相關議題。第一，本文不以「有效政黨數」為自變項，是因為其定義與「無黨過半」不同。有效政黨數關切的是選制的後果而非影響選制變遷的直接因素，而且一黨過半的國家，有效政黨數不見得大於無黨過半的國家。^⑩第二，政黨看重的是下一次的選舉，所以應該用期待席次率作為估算的標準。但是政黨對席次的期待，在現實上不易觀測，而不同政黨的期待有別，也欠缺統一指標。再者，某些國家的政黨體系會隨著選制改革而重組，不易進行前後比對。替代的方法，是假定政黨能「鑒往知來」，亦即根據以前的選舉紀錄，形成對未來的預期。次節會對相關議題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註⑩ 例如，假設 A 國有三黨，席次率分別為 51%、45%和 4%，B 國有四黨，席次率分別為 49%、49%、1%和 1%，則 B 國的有效政黨數低於 A 國，但 A 國有一黨過半，B 國無。

伍、實證研究

在驗證上述假設之前，先說明資料庫的性質和研究設計。資料庫是由各國各次國會選舉所構成，包含所有從 1978 年到 2012 年舉行過直接國會選舉的國家，如果為兩院制，則以下議院（或眾議院）選舉為準。^④選擇 1978~2012 這個時間點有幾項意義。第一，1980 年代適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以資料庫包含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是自變項之一，可以顯示民主化對選制變遷的影響。第二，這是最新的選制資料庫，而關於選制的相關研究大多未涵蓋新興民主國家，所以可以用新資料來驗證舊理論。第三，「非自由國家」也是自變項之一，可顯現選舉競爭是否因自由度而有別。第四，本資料庫的個案數超越其他研究，可減緩樣本過少的偏誤，並提升理論的可信度。本文建構的資料庫乃以 IPU PARLINE 為本，並對照其他的資料庫、書籍與論文，以確認資料的正確性；若有不一致之處，則以 IPU PARLINE 為準。^⑤資料庫中未被 IPU PARLINE 登錄的個案只有臺灣，顯現此一資料庫的完整性。

在研究設計方面，關鍵問題在於分析層次的設定。選制是否變遷，是國家層次的問題，但本文的關切重點在國會選舉，亦即國家之下的現象。所謂政黨體系，是從每次的國會選舉累積起來的結果，所以兼具兩個層次的特色。一個直覺的分析方法，是以國家為分析單位，並以該國在某種選制下政黨體系最常出現的類別為主要變項。這是一種簡潔的研究設計，但個案數大量減少，而且不同國家的選舉次數有別，有可能造成統計推論的誤差。另一種方法，是以每次選舉為分析單位，觀察政黨變項和選制變遷的關係。舉例而言，若某國採用多數決選制，則出現無黨過半的選舉次數越多，選制就越可能變為比例性選制。這種分析法假定，政黨之所以需要一段時間來推動選制變革，可能因為需要多次選舉的證明，也可能因為結成多數聯盟要耗費時日。這種分析方法的分析單位仍是選舉，但選舉結果累積了變遷的動能，最終得以完成國家層級的選制改革。此種方法保持了最大的個案數，發生偏誤估計的機率也比較低。

本文強調的是選制的質性轉變，所以將「多數決選制和比例性選制」之間是否轉換視為依變項。資料庫將國家區分為「有變遷」和「無變遷」兩組。在資料庫中登錄為「未變遷」的個案，是指未在 1978 年到 2012 年發生第一層次的變遷，但不代表未在此期間發生其他層次的變化或在其他期間發生第一層次的變化。所以，本文所界定的是一種最廣義的「選制變遷」，範圍包含全球國家。其他針對小範圍國家的研究，可以包含第二層的選制變遷，但和本文的關切不同。

這組資料，包含國會選舉的縱橫面向，理論上可以同時考慮空間和時間，但實際上各國狀況不一。假設國會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資料庫所能蒐集到的選舉最多只有四、五次；某些國家政局不穩，能放入資料庫的選舉更少。所以，我們並不假設時間

註④ 許多國家對於少數族群或區域設有特定的選制，應先扣除這些特殊席次，才能決定該國的選制類別。

註⑤ IPU PARLINE 的網址是<<http://www.ipu.org/parline>>，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 日。

是自變項，只能盡量擴大空間的範圍，讓個案總數超過既有研究。

在操作程序上，「變遷組」的資料，來自所有曾經在觀察期間內發生選制變遷的國家所舉行過的國會選舉，並扣除發生變遷的那次國會選舉，其他所有資料則歸於「無變遷組」。以下說明各變項及其定義。

1. 選制變遷：觀察 1978-2012 年間「多數決選制」和「比例性選制」之間是否發生變遷，1=是，0=否。
2. 無黨過半：每次選舉是否沒有政黨掌握國會過半議席，1=是，0=否。
3. 有效政黨數： $1/\sum S_i^2$ ， S_i 為國會黨派 i 的席次率， i 為政黨（包括無黨籍的議員）。^④
4. 內閣制：國家元首為世襲或間接選舉產生，國會對政府有倒閣權；1=是，0=否。^④
5. 非自由國家：以選舉年為基準，1=是，0=不是。^⑤
6. 新興民主國家：1=是，0=不是。新興民主國家的定義，是指在 1970 年之後進入民主化的國家。^⑥
7. 國家是否在亞洲：1=是，0=不是。

作為本文的依變項，「選制變遷」的分析分為兩類模式來進行。其他變項，在前節已經討論其定義、理論意涵與預期發現。第一、二項假設，目的在於探詢影響選制變遷的因素。由於依變項是二元類別變項，本文採取「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 為分析方法。^⑦在進行統計顯著性檢定時，假定標準差皆為「獨立且相同的分布」(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i.i.d.)， $\text{Exp}(B)$ 則表示「變遷對未變遷」的勝算比。

根據假設一，當多數決選制轉變為比例性選制時，「無黨過半」和「內閣制」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非自由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的顯著性弱，「亞洲國家」的影響力無法從理論推得。表 3 顯示，「無黨過半」係數的顯著性和預期一致，「內閣制」也出現預期的影響方向但顯著性稍弱，其餘變項大多符合預期。其中最重要的發

註④ 有效政黨數的算法有許多種，差別在於如何計算無黨派議員。當無黨派議員人數不多時，不同計算方法結果差異不大。但若無黨派議員數目很大，且將每位無黨派議員視為單一政黨，或在公式中考慮這個因素，都會使有效政黨數被放大，進而影響估計值的準確性。本文採取的是 Taagepera 提出的「最小成分法」(least component approach)，亦即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平均值。請參閱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for Incomplete Data," *Electoral Studies*, Vol. 16, No. 2 (1997), pp. 147~148.

註④ 資料來源：World Bank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ttp://www.nsd.uib.no/macrodatabank/set.html?id=11&sub=1>>，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 日。

註⑤ 資料來源：各年度 Freedom House 報告，<<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s>>，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 日。

註⑥ 不同文獻對於哪些國家屬於新興民主國家，界定方式會有一些差異。本文以 Moestrup 和 Kapstein and Converse 的交集為準。請參閱 Sophia Moestrup, "Semi-presidentialism in Young Democracies: Help or Hindrance?" in Robert Elgie and Sophia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xon: Routledge, 2007), pp. 44~46; Ethan B. Kapstein and Nathan Converse, *The Fate of Young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3~166.

註⑦ 國會選舉發生在同一國之內，而各國間的狀況有別，所以國會選舉可能帶有定群追蹤資料 (panel data) 的性質。但因本文並非針對同一選舉在不同時間點上進行調查，所以未將國家視為群集 (cluster) 進行標準差檢定。

現，就是「無黨過半」符合理論預期，其係數 0.831 的勝算對數比為 2.296，顯現此自變項是影響多數決選制變遷的關鍵要素。這表示，內生性理論在多數決選制的變遷上是成立的。

表 3 多數決選制變遷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B	S.E.	Sig.	Exp (B)
無黨過半	0.831	0.361	0.021	2.296
內閣制	0.653	0.351	0.063	1.921
非自由國家	0.383	0.354	0.280	1.467
新興民主國家	0.280	0.324	0.388	1.323
亞洲國家	0.063	0.341	0.854	1.065
常數	-3.241	0.444	0.000	0.039
N = 429				
Log likelihood = -140.95182				
Pseudo R square = 0.0356				

資料來源：IPU PARLINE。

必須說明的是，「無黨過半」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以仍有些無黨過半的國家沒有發生變遷。解釋有無變遷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於多數決選制的投票方式。和其他的多數決選制相比，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包含了一定數量的比例代表席次，以政黨為劃分席次的基準，所以即使有利大黨掌握多數，小黨還是可能從比例區取得一定的政黨名單席次。如果此時產生多黨制，小黨即有機會組成選制改革聯盟，推動有利小黨參政的比例性選制。在其他的多數決選制中，多黨制有可能反映地域主義，雖然在全國為多黨制，但區域席次卻為大黨壟斷，所以欠缺改變選制的誘因。這個猜想，得到經驗資料的支持：在表 3 的 429 個案例中，有 91 個採行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轉變為比例性選制的百分比為 19.78 (占 46 個變遷案例的 18 個)，在採行其他選制的 338 個案例中，轉變為比例性選制的百分比為 8.28，是前者的一半。

在其他的變項中，「內閣制」的影響力為正，可能原因在於政府決策較不受其他憲政機關的干擾，但其顯著性低於政黨體系。「新興民主國家」的影響力也是正的，反映出類似多黨化的趨勢，但效果不明顯。至於「非自由國家」的係數為何不顯著，可能因為這個變項和威權政黨高度相關，而後者又很少處於「無黨過半」的狀態，所以不太會發生選制變遷。

假設二探討比例性制變遷的動因。根據此一假設，當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時，「無黨過半」的顯著性弱，「內閣制」和「非自由國家」的顯著性無法從理論推得，「新興民主國家」的影響力為負 (顯著性要看和其他變項的相關性)，「亞洲國家」則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表 4 印證了這些預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新興民主國家」和「亞洲國家」都具有顯著性，而兩者對於選制變遷的影響方向是相反的。一方面，前述 Reilly 的論證，已經說明為何「亞洲國家」對比例性選制的變遷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呈現多元分歧的社會，一旦選擇比例性選制就欠缺改革動機，而其影響力在眾變項中具有獨特性，所以顯著性很強。

表 4 比例性選制變遷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B	S.E.	Sig.	Exp (B)
無黨過半	-0.748	0.627	0.233	0.473
內閣制	-0.419	0.449	0.351	0.658
非自由國家	-0.611	0.695	0.379	0.543
新興民主國家	-1.194	0.464	0.010	0.303
亞洲國家	1.844	0.448	0.000	6.322
常數	-1.823	0.667	0.006	0.162
N = 478				
Log likelihood = -89.526294				
Pseudo R square = 0.1134				

資料來源：IPU PARLINE。

在 Reilly 理論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思考亞洲國家和其他區域（尤其是當中的新興民主國家）有何不同。^④「亞洲國家」是區域的概念，也是顯現潛在變項的替代變項，正如「歐洲」相對於特定的價值一樣。相較於歐洲的多黨制和英美的兩黨制，亞洲國家較看重社會關係和集體價值。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和臺灣長期採用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具有一定的亞洲特性：一方面，此一選制有助一黨獨大，另一方面，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對於勝選也相當重要。基於同樣的邏輯，當一黨獨大瓦解並走向多黨制時，即會出現以減少政黨數目來提升政府效能的呼求。除了臺灣與日本，某些亞洲國家也出現降低選制比例性的變化（雖然本文未將其定義為選制變遷）。亞洲國家的確和特定的選舉制度有關，但後者本身是被解釋的對象，所以本文仍以前者為自變項。

假設三，是要藉著假設一、二的發現，探討不同選制發生變遷的機率。一般而言，比例性選制因多黨化而不利轉變，假設一又已確認多數決選制在無黨過半時比較容易發生變遷，使多數決選制可能產生一部分的多黨制，所以多數決選制的變動率應高於比例性選制。以實際的有效政黨數來觀察，多數決選制的平均值是 2.46，比例性選制是 3.59，以中位數而言，多數決選制是 2.09，比例性選制是 3.24。由此可知，少數的多數決選制選舉將有效政黨數的平均值拉高，所以多數決選制的變遷機率應該高於比例性選制。^⑤表 5 以「國家／選制」為單位，顯示兩種選制變遷模式的「國家／選制」總數、變遷的「國家／選制」數及比例，印證了這個假設。^⑥Colomer 曾言，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穩定度相當高。本文使用的資料庫，時間橫跨 1978 年到 2012 年，

註④ 「亞洲國家數」和「亞洲個案數」不同。依照表 2，從比例性選制轉變為多數決選制的國家共有七個，亞洲國家雖然只有日本和臺灣，但以選舉次數來看，兩者所占的比重最高，而且都是從單記非讓渡投票制轉變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在亞洲以外的國家中，法國和義大利都在轉為比例性選制後很快改回原有的多數決選制，獅子山和馬達加斯加則因為政局因素所以選舉的次數不多。有關日本的選制改革，請參閱：王鼎銘、郭銘峰、黃紀，「選制轉變過程下杜弗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1-28。

註⑤ 比例性選制的平均數和中位數也有差距，但方向是往更高的比例性移動。

註⑥ 因為表 5 以「國家／選制」為單位，所以數量超過實際國家數。

所謂比例性選制的範圍又大於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由此推知的「比例性選制比多數決選制穩定」，比 Colomer 的說法更具有普遍性。

表 5 兩種選制變遷模式之比較

	總數	變遷數	變遷比例 (%)
多數決選制	98	17	17.35
比例性選制	97	9	9.28
總數	195	26	13.33

資料來源：IPU PARLINE。

說明：分析單位為「國家／選制」，某些國家因為選制變遷，所以出現的次數大於一。

假設四的目的，在於分析選制變革如何引發政黨數目的變化。我們以有效政黨數當作變項，比較兩種選制變遷模式的差別。如果假設四成立，有效政黨數在多數決選制變遷的前後不會有太大差別，只有在比例性選制變遷後才會明顯減少。如果以有選制變遷的國會選舉為分析單位，並計算變遷前後各選舉的有效政黨數，則 one-way ANOVA 是最簡明的比較方法。此一方法在考量各自標準差的情況下，觀察變遷前後的兩個有效政黨數平均值是否達到顯著的差距。因為「非自由國家」不見得舉行公平的選舉，表 6 僅考慮自由和半自由國家。結果不但印證了假設四，也間接支持杜弗傑假說所蘊含的結果：有效政黨數在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後增加幅度有限，是因為變遷前後都屬於多黨制；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後有效政黨數明顯減少，符合杜弗傑假說的意涵。換言之，多黨制雖非杜弗傑對多數決選制後果的預期，卻會內生性地轉向比例性選制，而比例性選制雖因外生因素而變遷，但變遷後有效政黨數下降，也符合杜弗傑假說。隨著兩種選制變遷路徑而來的政黨體系，正趨向杜弗傑假說所預期的均衡。

表 6 以 one-way ANOVA 比較選制變遷前後有效政黨數的差異

	多數決選制變為比例性選制	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
變遷前有效政黨數平均值	4.011 (1.898)	3.607 (1.330)
變遷後有效政黨數平均值	3.649 (1.786)	2.470 (0.609)
Sig. <	0.444	0.001

資料來源：IPU PARLINE。

說明：1.以「選舉」為單位；

2.括弧內為標準差；

3.限於自由與半自由國家。

陸、結 論

本文以選制和政黨體系的因果關係為分析起點，探討選制變遷的兩派理論。杜弗傑假說，乃以選制的機械效應和心理效應來解釋政黨體系為什麼是選制的後果。Colomer 認為，縱使兩個變項相關，但選制多由政黨所選擇，所以政黨體系是選制變遷的變因。然而，也有學者指出，選制的變化，起於和政黨沒有關連的外生因素。為了釐清這個辯論，本文以機率形式陳述杜弗傑假說，並以其預期之外的政黨體系作為選制變化的源頭。分析的焦點，在於釐清政黨體系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為選制變遷的內生變因，什麼時候不會。結果發現，在多數決選制下，如果始終未出現一黨過半，小黨即有可能相互結盟，改採對其比較有利的比例性選制；在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小黨席次多來自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區，相互結盟的動機更強。反論之，如果比例性選制造成一黨獨大，則此政黨欠缺改變選制的誘因，如果此類選制帶來多黨制，則很難出現小黨為了改革選制而結盟的可能。根據這樣的推論，多數決選制的變遷受到政黨體系的內生性影響，比例性選制的改革則取決於外生因素。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文以全球選制資料庫為檢測對象，得到以下的發現：一、無黨過半，是影響多數決選制變遷的關鍵因素；二、比例性選制的變革受到「亞洲國家」的正向影響，而其方向和「新興民主國家」相反；三、絕大部分的比例代表制產生多黨制，而多數決選制下的政黨數則呈現偏斜分布，使後者的變遷機率高於前者；四、比例性選制變為多數決選制後，政黨數目的確下降，所以這種變化符合杜弗傑假說的意涵。

以上就是本文的理論和檢證。必須說明的是，理論採取的是簡化的假定，不可能涵蓋所有的變因。正如 Renwick 所言，選制改革涉及複雜的變因，不但參與的行動者繁多，行動者對選制的認知也有程度不一的限制。^① 量化研究以建構通則為目的，其誤差項有可能正是某些選制改革的重點。對此，可以用個案研究來補充。其中一項個案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某些採取比例性選制的國家，為何可以形成改革選制的政黨結盟？我們還是可以從政黨的席次變化來回答這個問題，而日本在 1994 年的選制改革，正好說明了這個情況。該國長期採用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具有一定的亞洲特性：一方面，該選制鼓勵派系化，但為了確保資源分配，需要獨大政黨壟斷政權；另一方面，該選制屬於比例性選制，讓小黨有獲得席次的空間；無論何者，個人選票都是勝選關鍵。但這種「一大多小」的政黨體系，使政黨席次率產生很大的差距，也為選制改革埋下伏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自民黨在 1993 年選舉失去了眾議院多數席次後，仍然是國會最大的政黨，並能透過政黨結盟主導選制改革，在 1994 年將眾議院選制改為有利大黨的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臺灣的選制改革歷程和日本相當類似。國民大會在 2005 年修憲時，將立法院長期使用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而中國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就是選制改革的推手；這兩個政黨之所以要改變選

註① 請參閱 Alan Renwick,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制，目的之一就在於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但臺灣和日本仍有差異：日本是內閣制國家，單一選區兩票制企圖強化執政黨對同黨議員的控制；臺灣屬於半總統制，單一選區兩票制使國會容易出現一黨過半，但代表行政權的總統和代表立法權的立法院立場不見得一致，總統又不能否決法案，所以新選制不見得能提升政府效能。總論之，政黨席次分配以及憲政體制，都是理論模型所未能涵蓋的變項，我們只能透過個案研究來加以補強。

即便如此，本文仍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誠如本文一開始所言，杜弗傑假說是研究選舉制度和政黨體系的典範。本文透過理論推演和實證分析，帶動了對於杜弗傑假說的思考。該假說認為選制決定國會的席次分配，而國會議員多屬於政黨，所以選制會影響政黨體系。這也表示，為了擴大政黨獲取議席的能力，某些議員可能有誘因推動選制改革。本文發現，一部分的比例性選制雖然受到外生因素的影響而轉變為多數決選制，但變遷後的有效政黨數確實降低，符合杜弗傑假說的意涵。換言之，比例性選制可被視為多數決選制內生性變遷的產物，並在多黨制下達到新的均衡。本文將杜弗傑假說轉換為機率的形式，舉出這個假說沒有預期到的後果，但也間接證實了機率式杜弗傑假說的有效性。

* * *

(收件：103年4月1日，接受：103年10月8日)

Why Did Electoral Systems Change?

Theories and Verifications

Jih-wen Li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electoral system shapes party system. By this logic, an endogenous explanation for changes in electoral systems should treat party system as the cause and changes as the consequenc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ories attributing changes to exogenous factors that are irrelevant to party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ther changes in electoral system are caused by party system depend on the typ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First, if a majority party never emerges from a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 minor parties may form a majority coalition to choose a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 In particular, multipartism under a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is more likely than other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s to induce change because minor parties tend to receive their seats from a party-list proportional tier while counterparts under other majoritarian systems may represent dominant district interests. Multipartism under majoritarian systems is thus associated with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Second, if a majority party comes out of a proportional system, minor parties cannot form a majority coalition whereas the majority party may lack incentive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f a proportional system creates a multiparty system, electoral reform is unlikely unless some parties receive a large share of seats.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al system are thus affected more by exogenous factors than by party system. Verifying this theory using the most-updated global dataset of electoral systems,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multipartism is indeed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changes in the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 while reforms in the proportional system are mainly affected by exogenous factors rather than its party system. Second, there are more changes in the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 than in the proportional system

because multipartism accompanying both systems can produce divergent outcomes of electoral reform.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changes in the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 are induced by multipartism but reforms of the proportional system are susceptible to exogenous factors.

Keywords: electoral system, party system, electoral reform, endogenous factor, Duverger's law

參考文獻

-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第6版（臺北：五南圖書，2011年）。
-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選制轉變過程下杜弗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3期（2008年9月），頁1~28。
- 游清鑫，「初體驗與粗體驗：臺灣民眾對立委新選制的認知、參與及評價」，*選舉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年5月），頁1~32。
- 蘇子喬、王業立，「為何廢棄混合式選制？——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28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81。
- Barkan, Joel D., Paul J. Densham, and Gerard Rushton, "Space Matters: Designing Better Electoral Systems for Emerging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4 (2006), pp. 926~939.
- Benoit, Kenneth and Jacqueline Hayd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ersistence: The Evolution of Poland's Electoral System, 1989~2001,"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pp. 396~427.
- Benoit, Kenneth, "District Magnitude, Electoral Formula,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9 (2001), pp. 203~224.
- Benoit, Kenneth,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in Electoral Studies: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of Duverger's Mechanical Effect,"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1 (2002), pp. 35~46.
- Blais, André, *To Keep or To Change First Past The Post?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oix, Carles, "Sett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Choice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1999), pp. 609~624.
- Boix, Carles,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4 (2011), pp. 809~828.
- Bowler, Shaun and Bernard Grofman, *Elections in Australia, Ireland, and Malta Under the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Reflections on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Brady, David and Jongryn Mo, "Elector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A Case Study of the 1988 Korean Elec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4, No. 4 (1992), pp. 405~429.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Alastair Smith, "Political Survival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2 (2008), pp. 167~197.
- Carey, John M. and Andrew Reynolds, "The Impact of Election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No. 4 (2011), pp. 36~47.

- Carey, John M.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Vol. 14, No. 4 (1995), pp. 417~439.
- Colomer, Josep M., *Handbook of Electoral System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Colomer, Josep M., "It'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 Systems (or, Duverger's Laws Upside Down)," *Political Studies*, Vol. 53, No. 1 (2005), pp. 1~21.
- Cox, Gary W.,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Incentives in Electoral Syste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 (1990), pp. 903~935.
- Diamond, Larry,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 2008).
- Diwakar, Rekba, "Duverger's Law and the Size of the Indian Party System," *Party Politics*, Vol. 13, No. 5 (2007), pp. 539~562.
- Dunleavy, Patrick and Helen Margetts,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6, No. 1 (1995), pp. 9~29.
- 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63).
- Gallagher, Michael,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1996," *Party Politics*, Vol. 4, No. 2 (1998), pp. 203~228.
- Greene, Kenneth 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Single-Party Domin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 (2010), pp. 807~834.
- Grofman, Bernard and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 Grofman, Bernard, André Blais, and Shaun Bowler, *Duverger's Law of Plurality Voting* (New York: Springer, 2009).
- Grofman, Bernard, Sung-Chull Lee, Edwin A. Winckler, and Brian Woodall,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 Grofman, Bernard, "Comparisons among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Vol. 24 (2005), pp. 735~740.
- Grumm, John G., "Theories of Electoral System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58), pp. 357~376.
- Hicken, Allen and Erik Martinez Kuhonta, "Shadows from the Pas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2011), pp. 572~597.
- Horowitz, L. Donald, "The Alternative Vote and Interethnic Moderation: A Reply to Fraenkel and Grofman," *Public Choice*, Vol. 121, No. 3/4 (2004), pp. 507~516.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 Jones, Mark P., *Electoral Law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 Kapstein, Ethan B. and Nathan Converse, *The Fate of Young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akeman, Enid and James D. Lambert, *Voting in Democracies: A Study of Majority and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5).
- Lakeman, Enid, "The Case fo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Arend Lijphart and Bernard Grofman, eds., *Choosing an Electoral System: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41~52.
- Leyenaar, Monique and Reuven Y. Hazan, "Reconceptualising Electoral Refor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No. 3 (2011), pp. 437~455.
- Lijphart, Arend,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Lijphart, Arend,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1945~8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 (1990), pp. 481~496.
- Lijphart, Arend,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ijphart, Arend,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oosemore, John and Victor J. Hanby,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Maximum Distortion: Some Analytic Expressions for Electoral System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4 (1971), pp. 467~477.
- Miller, Michael K.,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A Formal Model of Regime Transi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5, No. 2 (2013), pp. 153~181.
- Moestrup, Sophia, "Semi-presidentialism in Young Democracies: Help or Hindrance?" in Robert Elgie and Sophia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xon: Routledge, 2007), pp. 30~55.
- Mozaffar, Shaheen, James R. Scarrit and Glen Galai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Ethno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arty Systems in Africa's Emerging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3 (2003), pp. 379~390.
- Neto, Octavio Amorim and Gary W. Cox,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1 (1997),

- pp. 149~174.
- Nohlen, Dieter, "Changes and Choices in Electoral Systems," in Arend Lijphart and Bernard Grofman, eds., *Choosing an Electoral System: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217~224.
- Norris, Pippa, "Choosing Electoral Systems: Proportional, Majoritarian and Mixed System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8, No. 3 (1997), pp. 297~312.
- Rae, Douglas W.,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ae, Douglas, Victor Hanby, and John Loosemore, "Threshold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resholds of Exclusion: An Analytic Note on Electoral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 No. 4 (1971), pp. 479~488.
- Rahat, Gideon,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1990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ss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6, No. 4 (2004), pp. 461~479.
- Reilly, Benjamin, "Democratization and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re an 'Asian Model' of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1 (2007), pp. 1350~1371.
- Renwick, Alan,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Changing the Rul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iker, William H.,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1982), pp. 753~766.
-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 1 (1968), pp. 25~42.
- Rokkan, Stei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0).
- Sakamoto, Takayuki, "Explaining Electoral Reform: Japan Versus Italy and New Zealand," *Party Politics*, Vol. 5, No. 4 (1999), pp. 419~438.
- Slinko, Arkadii and Shaun Whit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Strategic Voter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2, No. 3 (2010), pp. 301~332.
- Taagepera, Rein and John Ensched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Largest Seat Share," *Electoral Studies*, Vol. 25, No. 4 (2006), pp. 760~775.
- Taagepera, Rein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Seats & Votes: The Effects &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aagepera, Rein,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for Incomplete Data," *Electoral Studies*, Vol. 16, No. 2 (1997), pp. 145~151.
- Taagepera, Rein. *Predicting Party Sizes: The Logic of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owles, Jack,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6, No. 1 (1995), pp. 95~115.

Ziegfeld, Adam,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Explaining the Rise of Regio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Ind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5, No. 1 (2012), pp. 69~87.